

说郭

说郭

說郭卷第七十五

蘇氏演義 一卷

蘇鶚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蚩耗水之精能却火災因致其象于上今謂之鴟尾則非也

婁羅幹辦集事之稱也世傳謂婁敬甘羅甚非理

乾沒漢書注甚非每陸沉之義同

龍鍾不昌不翹舉之貌如盤髻拉搭綯練之類

龜經元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以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牘或以爲筆非也班固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此乃闕角也

談助

不語先生

京師語曰大牢筆小牢口南北東西無處走太牢牛僧孺少牢楊
虞卿

戴覲之竹譜云花籬竹將枯死花籬

譜云籬龍之美爰自崑崙竹名也黃帝使伶倫伐之作樂員丘帝
竹一節爲船

功竹可杖爲磔礪不凡謂之扶老

竹根曰鞭贊寧竹譜云鞭多西行故諺云東家種竹西家埋鞭以
時八月爲春二月三月爲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爲春熟成爲秋
陸雲笑竹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筭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簀不熟
曰吳人欺我哉

昭君村生女皆炙其面白居易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瘡癬
唐巢縣令楊日華膳夫經以旱頭爲天何生

洞微志

錢希白

太平興國中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年八十一邀守中詣所居居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吾七代祖也不語不食不書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時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不知名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卽心神小者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其疾遂愈

有術士于腕間出彈子三丸皆白色叱令變卽化雙燕飛騰鳴啾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

汴都之南香余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人或過之多
稱魯枝書或云押衙

僧辨聰于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託以書其上題云東京城北
尋勃賀分付僧竊啓封視之云度衆生畢早來苟更強狂却恐造
業復封之乃至京詢訪不見其人一日于五大河側見一小兒逐
一大猪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猪能引羣猪令不亂遂受
婆何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投之猪遂持其書人立而化僧又經
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公及見之如十歲
小兒出一啓以爲贄仁得閱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適得
又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卽明潤復來
必多災多遜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有人喜食野物挨鴉雛之毛者以油塗之復至窠中至大肥取食之號鴉狔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狀

雞跖集

王子昭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銀灣許洞詩謂銀河

王來安居記萍鄉有玉女崗天將雨出五丁爲品太湖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爲下

南齊永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象

梁夏侯亶妓妾無衣客至每隔簾作樂人謂簾爲妓衣

二儀錄蕭史鍊雪丹與弄玉塗之卽今水銀粉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戲之曰此是雌樹生者公

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北齊策秀才有冒濫者飲墨一升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左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左伯人名也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遺之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回歷二鎮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曰子骨可度世不宜沉名宦海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說舜之神怪也

國史補

唐李肇

陸長源以舊德爲行軍司馬韓愈巡官同事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張垆尙主在翰林獨賜珍玩常誇于同列張蠡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絕勝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此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此李嘉祐所作也

明皇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于梨樹下店媼拾得錦襪一隻過客傳玩每出須百錢由此致富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旗幟也舊將士也光弼至鎮一號令而精彩皆變

崔趙公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也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遂賜死

劉玄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玄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後起齋場由是士庶競集布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得十數萬盡以贍軍

貞元中欲取西京道槐爲薪別植小者牒渭南尉張造曰邵伯所
憇尙勿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斫伐遂止

鄭雲達與王彥伯隣居常有客求醫誤謁雲達雲達亦爲診候曰
熱風頗甚客求醫雲達曰藥師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慚而去自
是京師有乖議者云熱風

高眞公爲中書舍人家無制草或問之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悉
焚其草

王悅爲整屋鎮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百日乃脫未百日脫者有
三我死卽脫爾死卽脫天子之命卽脫由是不犯

或問羅浮生爲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術同否對曰直則同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嘉貞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弘靖也其
婿韋臯也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也

宰相制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敕

既下有所異同曰黃帖

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之党曰滌炊所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點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張旭自言始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入妙旭每大醉書亦精或揮筆大叫以頭濡墨中號張顛

韓文公始聞徑山以爲妖妄及謁之望其狀不覺生敬出妻以拜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自杭來婦人乞號皆以此號之而已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

李載者代燕豪士常呼鷹攜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柔懦公慙卿卿慙慙長蓋近之矣

韋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慾其術大行服其藥多暴死其徒皆言

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其術長慶二年卒于江西觀察使王仲舒徧告人曰山甫病死而速朽無小異于俗人者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立四五釜煮藥于庭老幼塞門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翌日各持金帛往謝之無不效者也

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移貶輒賣藥迎送施藥甚廣人有急難傾財濟之歲計所得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寶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斂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麪言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有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諸人皆暴熱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

予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全無琴韻

博徒語曰強名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盡謂之囊家什一而乞謂之乞頭貞元中董叔經進博經一卷

南海有颶母風四面而至倒屋拔木每數年一作將作則虹見謂之颶母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如螽人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爲藥用

江夏有蚊母鳥夏夜鳴吐蚊子叢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去

銀鹿顏真卿家童名後事魯公終其身

韓退之登華山絕峯不可返乃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乃得下

憲宗問趙宗儒曰聞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雖則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爲大笑

宰相相呼曰室老

王冷然上裴耀卿書云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亦公相一株桃李也

王元景使梁李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泣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
闌干也

青瑣後集

宣宗每宰臣延英奏事不敢仰視奏事四刻龍顏卽怡然曰可以
閑話矣一刻以來依舊整肅每戒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不得
復相見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寒
亦流汗浹背

憤氏毗陵儒家女無嗣出之憤氏登舟留詩嚴灌夫覽詩慨然遂
與偕老詩云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卽是孤帆從此
出不堪重過望夫山

李筌爲幽州刺史嘗夜見東南有異氣明旦詢之有牧羊胡婦生
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雛長必于國爲
盜古亦有之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

曹翰破江南獲樂妓而歸一日遍詢其氏族曰某卽韓侍郎熙載之女也翰曰韓侍郎江南名家朝廷嘗以名教許我豈宜以士君子女爲妾乎以禮嫁之

金鑾密記

此三條已見前第四卷中而字句互異故存之

韓偓

偓于昭宗朝召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詹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其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不拔俗待價旣殊于櫝玉窮經有愧于籛金而乃遭遇清時涵濡霽澤峨冠振佩以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汴人列十餘柵圍岐城掘蚰蜒攻城城中大窘燒人糞煮人肉而食昭宗在岐城李茂貞不肯與梁和宣諭曰全忠兵未退城內窘急十六宅諸王奏三兩人下世皆凍餒所致公主夫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飢今亦竭矣願速與梁和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蓄此魚以俟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李茂貞舉杯叩帝頤頤坐上皆憤其無禮

士林紀實

龍鹽士大夫共知之龍方交有所遺用鹽漬之服之治虛敗有益
幃簿之事

謝蝴蝶佳句云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古詩云身似
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

鄭獬三舉方成名自稱獬過省及第名皆不出五人故謝啓云兩
瞻天子之清光累玷有司之優等

水衡記

黃河正月水名凌解水二三月名桃花水四月水名麥黃水五月
以瓜蔓故名瓜蔓水六月水名礬山水七月八月菱花開故以名

秋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復故道名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
水斷復結名蹙凌水

橘錄 三卷

宋韓彥直

按開寶中陳藏器補神農本草書柑類則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
沙柑今永嘉所產實具數品且增多其目但名少異耳凡圃之所
植柑比之橘纔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難灌溉耰治少失時
或歲寒霜雪頻作柑之枝頭殆無生意橘則猶故也得非瓊杯玉
斚自昔易闕耶永嘉宰句君燾有詩聲其詩曰只須霜一顆壓盡
橘千奴則黃柑位在陸吉上不待辨而知

真柑

真柑在品類中最貴可珍其柯木與花實皆異凡木木多婆娑葉
則纖長茂密濃陰滿地花時韻特清遠逮結實顆皆圓正膚理如
澤蠟始霜之日園丁採以獻風味照坐擘之則香霧噴人北人未